

「老台灣·新視野」臺灣文學歷史研讀心得徵文比賽  
你也是胡太明嗎？

作者：邱省

書名：亞細亞的孤兒

作者：吳濁流

出版社：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：1996年11月出版第四刷

**本書摘述：**

胡太明出生於鄉間望族，父親是中醫師，祖父是學者。從小被祖父安排入私塾讀漢學。私塾被關閉後，才插班公學校，再轉師範學校，接受新式教育。畢業後到鄉間公學校任教。

日、台教員間的暗鬥日益加劇，胡太明想中立而不可得。心儀日本女老師被校長知道後，把她調走。曾導師跟校長吵架後，離職深造去了。他因不堪現實的矛盾也去日本留學。

去到日本，所有的留學生似乎都奔走於政治運動，他一心只想讀書，未加入「台灣青年」而被孤立。物理學校畢業後返台，馬上嚐到失業的痛苦。

好不容易到舊同僚黃君的農場工作，不久農場也遭到製糖會社的榨取而破產。他再度失業，既無法像祖父超然世外，又不能做御用紳士。接連遭遇祖父的死、分家問題和社會問題等的煩擾，加上母親被

製糖會社社員毆打，這使他的煩悶更大，憤而出走到中國去碰運氣。

一到中國，他感到更大的矛盾，到處找不到精神寄托之處。他在上海驚駭於乞丐群，為列強的榨取所造成的貧富懸殊而憤慨；更為「野雞」的眾多而愕然。後來在南京謀一教席，和他學生戀愛、結婚、生女。婚後她太太溺於開放思想，奔走於政治運動、麻將和跳舞等，無一不使他困擾。中日關係惡化，他因不願加入抗日戰線，被疑為間諜而繫獄。幸好得到學生救助，隻身逃到上海，最後不得已回台灣避險。

他在基隆一上岸就被跟蹤，凡到過中國的，都被疑為間諜；中日戰爭爆發後，日軍對廣東作戰時，他被強徵去作軍屬，目睹戰爭的殘酷，精神發生錯亂，而被送回台灣；他哥哥是御用紳士，致力於皇民化運動，虐待鄉民；跟日人佐藤一起辦雜誌，針對時弊暴露現實，終因物資缺乏而停擺；小弟因被強制勞動而夭折；最後，他總算認清自己是一個「不合時宜」的人，精神上過度的刺激、自責與悲憤，以致於發瘋了。

心得評論：

### 〈亞細亞的孤兒〉中吳濁流的台灣意識

吳濁流在日文版的自序中提到：「歷史常是反覆的，歷史反覆之前，我們要探究正確的史實，以找出如何逃避因被扭曲的歷史所造成

的命運的方法。」

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，像孤兒一樣找不到爹娘，台灣人只能像無花果和台灣連翹一般，將自己隱藏起來，躲在夾縫中求生存。《亞細亞的孤兒》、《無花果》和《台灣連翹》，使吳濁流成為連繫戰前、戰後臺灣新文學的橋樑，也是推動戰後臺灣文學的靈魂人物，他使【亞細亞的孤兒】、【無花果】和【台灣連翹】成為台灣人與其強韌生命力的最佳意象與寫照。

本書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文中沒有紀年，閱讀的過程，較難產生歷史的真實感。

## 壹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中台灣歷史與人物的自我追尋

### 一、多元的台灣歷史--以終戰前的日治時期為例

#### 1. 思想的台灣--新舊思潮的衝擊

胡太明祖父是一個溫暖、超然與達觀的人，憧憬春秋大義、孔孟遺教、漢唐文章和宋明理學等輝煌的中國古代文化，對西洋文化抱持著恐懼，認為日本文化只不過是西洋文化的一支小流而已。

在胡老人的堅持與安排下，送胡太明去雲梯書院學漢文聖學。後來敵不過新時代的思潮，感受到新知識的重要，胡老人才答應讓胡太明去插班公學校，接受新式的教育。

剪髮剃頭後第一次回家，母親竟絕望地用顫抖的聲音哭到：「太明！這回你死了見不得先人了…」

不容置疑的，胡太明家族的國家認同是中國。雖然科學教育，使他清楚地看見封建思想的遺毒，但規範他社會行為準則和思考模式的，仍是中華文化的聖賢之道。

## 2. 心理的台灣—關閉的心扉難再開啟

胡太明小時候，有一次和同伴在野外玩，為了想對水牛表示親善，不具戒心地觸摸水牛角，不料卻被其刺傷。

胡太明愛慕同事內藤久子。但兩人在文化方面的落差太大，關係卡在「她是日本人，我是台灣人」而無法進展。尤其是她經常顯現出「無知的驕傲」，使胡太明的自尊嚴重受挫。例如：她認為台灣人不愛洗澡；有大蒜臭味；食物（清燉雞）好吃，但外型看起來很「野蠻」等。這段情終因久子被調離他校而結束。

留日期間，房東女兒鶴子對胡太明照顧得很周到，她長得比內藤久子美麗有教養，女主人體貼又明理，會故意製造獨處的機會給他們，但想起和久子那一段受創的過去，就不願再浪費時間在男女的感情上。

童年「被水牛刺傷」以及青年的「異國鴛鴦夢難圓」，其受挫的

經驗，阻隔他通往外在現實的路徑，變成內向、好幻想的詩人性格，生命就這樣在嘆息與自責中飛逝。

## 二、胡太明的自我追尋--以教育界為例

### 1. 我是日本人？--法律上的祖國

胡太明雖不滿職場上台、日籍教師的差別待遇，但中庸思想深深影響著他，使他謹守中立，避免捲入派系的鬥爭和恩怨，但仍然無法改變現實。加上心儀的同事久子被調離開，使他深刻的覺悟和認清一個事實：「卑賤的台灣人不可能和優越的日本人匹配」。

此外，胡太明還發現，台、日籍學生有顯著的差異，台灣學生目光淺近沉滯；日本留學生見聞廣博性情活潑，這和其所受的教育方式和內容，有極大的相關。諸如此類的種種問題，導致他想以教職作為教育理想的實踐發生了動搖。

終於有一天爆發了「曾導師事件」曾導師辭職後寫信告訴他：「...我們應該研究更高深的學問，我已決心研究科學...」這整個事件給胡太明一個深刻的啟發和示範作用。

雖然有一位留日的師範學校學長，從中國回來告訴他：「台灣人到任何地方去，依舊是台灣人，到處受人歧視，尤其是中國，因為排日風氣甚盛，對台灣人也極不歡迎。」不過胡太明仍未打消出國留學

四處看看的意念。

## 2. 我是中國人？--文化的祖國

小弟胡志南死去的第二天，胡太明把臉塗得像關公一樣血紅，坐在胡家大廳的神案上，牆上題了一首詩，高聲朗誦：

「志為天下士，豈甘做賤民？擊暴椎何在？英雄入夢頻。

漢魂終不滅，斷然捨此身！狸兮狸兮！（日人罵台灣人語）

意如何？

奴隸生涯抱恨多，橫暴蠻威奈若何？

同心來復舊山河，六百萬民齊蹶起，誓將熱血為義死！」

「頭家是大哥，大哥是賊頭！人剝皮，樹剝皮，山剝皮！」

用美妙的節拍唱起山歌來：

「咿—呀—嘜！ 白日土匪！ 咿—呀—嘜！」（瘋了）

國家認同的混淆，現仍發生在台灣的所有住民身上，這也是現今台灣政治衝突的重要起因。在目前台灣的住民中，有些人的國家認同是秋海棠的中華民國；有些人認同的國家是老母雞的中華人民共和國；有些人認同的是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；有些人認同的是台灣這個國家。你呢？

## 貳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中的民族認同

### 一、日本殖民的傷痕—以農村為例

#### 1. 剝皮的政策—白日土匪

盧溝橋事變後，到處飄著歡送出征的旗幟；全面展開「國民精神總動員」運動；另有「獻金運動」呼籲人民獻出所有藏金；「米穀管理法令」壓低米價，使農村人口變為勞動人口，既能保護糖業，又能掠奪農民收益；「深耕犁事件」稻田要犁到所指定的深度好種甘蔗。鼓勵全民過「皇民化生活」，穿和服、改用日本姓名。

為了增產，嚴令推行「正條密植」政策，一切按「規定」辦理，縱使得到反效果也在所不計。

到了四月，當局忽然下令要台灣輸出食米一百萬石，那時民間流傳一句諺語：「四五九月，人情斷絕。」「食米供應會議」規定：每人每日配給食米一合，其餘的米全部供應輸出。於是大家設法儲藏。胡太明家被搜出藏米時，母親罵他們是「白日土匪」。當晚長子胡志剛回家，母親又狠狠的罵他：「短命鬼！吃日本屎的！」

到處只見老弱婦孺；實施配給制度後買不到豬肉，而國語家庭及改姓名者，依然可以配到砂糖和其他物品；供出物資又增加二十幾種。

#### 2. 殘酷的戰爭—「替人死」的台灣人

胡太明突然接到要他參加海軍作戰的命令。入伍後便被派到廣東去目睹慘無人道的戰爭；審問「抗日暗殺」時擔任翻譯官，每當他看見那些愛國青年從容就義、捨身殉國時，那至高無上的勇氣，常使他的良心感到莫大的威脅與譴責。胡太明因目擊刑場慘狀，精神受到強烈刺激，加上肉體的疲勞，終於病倒被送回台灣。

根據李筱峰資料：終戰前 1942-1945 年，台灣人被日本殖民政府強徵去服兵役的有 8 萬多人，軍屬含軍伕 12 萬多人，在學的學徒兵不算，總共有 20 多萬人。合計台灣人為日本打的「大東亞聖戰」戰死的軍人及軍屬有 3 萬多人。

## 二、祖國意識與現實中國

### 1. 祖國夢醒——情何以堪

失業在家的胡太明面對被打的母親，和自己的無能，他夢想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新天地，一個橫渡海峽到彼岸的幻夢。

啟程那一天，鴉片桶（伯父）祝福他「一代做官，三代富足。」  
「江南有一座胡氏祖廟，你如果做了大官，一定要到廟裡去燒香，那就可以賺到一筆相當可觀的『貼膝禮』了！」

胡太明打算贏一塊「貢元」回來，並許願：「不成功絕不重歸故土。」不，他根本就不打算回來了。



胡太明一到上海，曾就再三叮嚀他：「我們無論到什麼地方，別人都不會信任我們」。「命中注定我們是畸形兒，我們並沒有什麼罪惡，卻要遭受這種待遇。」

某夜胡太明睡得正甜，突然有人把他推醒…被捕的原因和他是台灣人有關。他吐露自己對中國建設的真情，科長說：「我相信你不會是間諜」，「但是我卻無權釋放你，這是政府的命令，我不得不扣留你。」

## 2. 不堪回首憶當年——一場美麗的誤會

租界的公車上，女學生手上都拿著封面美麗的外國雜誌和書刊。這是把讀書人看作最榮耀的封建思想遺毒。

中國女子的穿著高雅灑脫優美，難得聽到她們細緻謹慎的講話，偶而說話語調非常低緩，聽不出她們在講什麼。

母親沒脫鞋就上樓，被日本婦人羞辱了一頓；而蘇州美女連鞋子也不脫，就站在皮椅上去拿棚架上的行李，下來後皮椅上留著兩個纖小可愛的上海式女鞋的足印，很自私，但胡太明卻不忍責備她。

胡太明妻子淑春，是一個熱衷政治、崇尚自由平等的新女性，可是日常生活卻樣樣假手女傭，連報紙掉在地上都要按電鈴叫樓下女傭上來撿。什麼新生活運動、生活改善、男女平等、婦女解放…她莫不率先倡導，但自己卻從不實踐，也不覺得有何矛盾。

要成為中國達人必先熟悉「打牌」「看戲」「跳舞」「中國澡堂」「鴉片煙」「候差主義」「機會主義」等麻痺手段和官場文化，因為只有「作官」才是唯一「發財」的管道。

### 叁、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中的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化的認同

#### 一、孤兒意識與台灣意識

##### 1. 一再被祖國出賣的台灣人

幸好是學生素珠和幽香，協助胡太明逃獄及偷渡到上海。幽香的姊夫揶揄他：「歷史的動力會把所有的一切捲入它的漩渦中。」你一個人袖手旁觀恐怕很無聊吧？我很同情你，對於歷史的動向，任何一方面你都無以為力，縱使你抱持著某種信念，願意為某方面盡點力量，但是別人卻不一定會信任你，甚至懷疑你是間諜，這樣看起來，你真是一個孤兒。」那時危機已逼向租界內，日本憲兵已開始公然逮捕台灣人，胡太明只好回台灣避風險。胡太明一回到台灣，便被嚴密的檢查、跟蹤和盤問。不久聽說大陸的台灣青年陸續被遣返台灣，且一律入獄。

六十年前胡太明已經歷過國家認同混淆的痛苦，想不到現在的台灣人，依然未跳脫歷史的魔咒，依然在重蹈歷史的覆轍與悲劇。

民主政治貴在全民參與，為什麼臺灣人畏懼觸碰政治呢？最主要

的原因在於目前台灣人的國家認同嚴重分歧，那是對自我認識不清，沒有堅定的台灣主體意識所致。要完成台灣人的自我認識及自我建構，首先就是要認識自己的歷史，才不會在各種政治力的牽引下迷失自己。

## 2. 台灣意識的覺醒和沉淪

胡太明和藍君，由於敵對意識而結為好友。兩人雖常爭論，但有時只是採取的路線和方法不同而已。藍認為：「如果台灣青年做任何事業，必先解脫政治束縛，那麼台灣青年所能走的路就只有政治一途了。」

胡太明選擇學術，畢業後回台馬上失業，因留過學，更被鄉里所嘲諷。藍勸他斷了求職念頭，因為沒有動用關係請託，別想找到工作。

保正徐新伯認為：「從前的人乾脆，『拿錢辦事』。前次胡太太給人打了，拿兩千塊來試試看，那效果要比十個留學生還管用。殺個工人要是我啊，三百塊就可換一個頭。」

「我有個親戚法政大學畢業後，當了一任名譽鄉長，被交際費和運動費搞得差點破產。但辭了鄉長連委任官都當不到，當雇員又沒面子。」「還有比這更傻的，就是搞『思想運動』的人，現在不都關在牢裡了。教育，我認為國民小學就夠了。」

當前這種情形仍普遍存在著，臺灣人民唯有透過再教育，了解自由、平等、民主與法治的真諦與可貴，台灣體質才能早日得到更新。

## 二、台灣鄉土與族群

### 1. 消滅台灣語言是皇民化的第一步

被伊藤批為「豺狼大本營」的台灣大學，該校總長和某教授曾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「日語教育」的論文，該文指出：「為了使臺灣人徹底『皇民化』，必須根本消滅台灣語言。」這個學術機構和這些御用學者，只知忠於政策而不忠於學術和真理，成為合理榨取殖民地的精神武裝根據地。

但胡太明認為：「皇民化運動」固然是台灣人的致命傷，臺灣人或許將遭受閹割，然而中了這種政策毒素的，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，絕大多數，尤其是農民們，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民族精神。他們雖無知識和學問，卻有和鄉土密不可分的情感和生活方式，一種不為名利、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。反之，那些「皇民派」，卻非常容易動搖。

要和平滅絕一個族群，最快速、簡單且有效的方法，就是消滅該族群的語言，就像台灣的平埔族被漢化以後，其後代子孫便鄙棄其被污名化的族群，自以為是漢人一樣。台灣本土語言也將步平埔族後塵

走入歷史了…

## 2. 拯救本土語言是建構台灣主體性文化的第一步

在日本與國民政府的【國語】政策下，目前台灣孩童聽得懂本土語言的已寥寥無幾，拜「文化多樣性」世界潮流所賜，現正「搶救」中。

在全世界每個月有兩種語言消失的情況下，聯合國主管文化機構呼籲：將兒童學習母語時間提前，以激發學習能力，保護世界多種語言寶貴資產。

因為語言是保存和發展人類有形和無形遺產最有利的工具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1999 年 11 月宣布：從 2000 年起每年的 2 月 21 日為「國際母語日」； 2001 年提出【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】，強調文化需有多樣性才會出現更精緻的文化。

繼而聯合國環保署也在 2001 年 2 月公佈：土著語言不僅記載著對居住地自然環境的瞭解，還記載著傳統的可持續發展的生產方式，我們應把保護語言做為環境保護的宏觀計畫的一部份。

基於以上的認知，本土語言教學是真正的世界主流價值，如何善用本土語言教學，建構「以台灣為主體」的教育新模式，是當前每個教育工作者必須深思的課題。

## 結語：

胡太明早年受到漢文聖學的啟蒙，成長過程中，透過日本教育習得西洋新知識，所內化形成的知識份子的良心與自我意識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，社會與自我的價值被極度扭曲，生存所賴以維繫的象牙塔-學而優則仕-已遁於無形，生命的桃花源-文化中國-也難再尋獲，一時找不到可安身立命的方法，其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。

四百年來在不同名號的霸權裡，養成台灣人【胡太明】的性格。為了讓下一代能勇敢的面對外籍人士，驕傲且自信地介紹自己是台灣人，現階段必須積極地建構台灣主體性文化，以創造台灣未來的希望與價值。

首先可從教育著手，讓學生在自由、民主、開放、尊重與多元化的氛圍裡學習成長，才能培育出人格健全的下一代，再進而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操。

其次是「深耕在地創作藝術，來豐富台灣本土意識」例如：橋仔頭文史協會的「金甘蔗影展」係秉持「現地拍攝、現地後製、現地影展」的精神，將挾帶著台灣混雜而生猛的文化活力，激盪出屬於台灣形態的電影新生命。此種從在地思考所創造出的在地價值，最成功的案例便是影片「海角七號」它打破「色戒」成為十年來最賣座

的國片。今後可模仿「海角七號」說故事的方式，用在地精神來豐富台灣本土意識，以重新建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。